

貴霜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貴霜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貴霜史研究 / 余太山著.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5
ISBN 978-7-100-11151-5

I. ①貴… II. ①余… III. ①貴霜帝國—歷史—研究 IV. ①K1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055121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貴霜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151-5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開本 880 × 1230 1/32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5 1/8

定價: 30.00 圓

目錄

緒說 ...001

一 貴霜的淵源 ...005

二 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 ...020

三 關於“閻膏珍” ...046

四 迦膩色迦的年代 ...072

五 貴霜王朝的終結 ...089

六 寄多羅貴霜的若干問題 ...099

徵引文獻 ...130

索引 ...144

後記 ...149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150

緒說

貴霜王朝的前身是大夏國翎侯之一貴霜翎侯。貴霜翎侯源自入侵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塞種四部之一 Gasiani。

公元前 140 年左右，塞人諸部渡錫爾河南下，其中一支進入巴克特里亞（Bactria），滅亡了那裏的希臘人王國，他們建立的政權（可能以塞種四部之一 Tochari 為主），《史記·大宛列傳》稱之為大夏國。“大夏”得視為 Tochari 之對譯。

公元前 130 年，烏孫人在匈奴人的支援下，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奪取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遷往阿姆河流域，征服大夏，佔領其地。

大月氏人直接統治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而通過所置“五翎侯”控制東部山區。“五翎侯”均係原大夏國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後來推翻大月氏的貴霜翎侯即其中之一。

包括貴霜翎侯在內的大夏國五翎侯出現的時間無從確知。大夏國並無大君長，“小長”林立。這五翎侯有可能都是原大夏國“小長”，在大月氏人征服大夏國後，得到征服者的承認而繼續存在。果然，貴霜等五翎侯出現的時間上限為公元前 140 年，亦即包括 Gasiani 在內的塞種諸部自錫爾河北岸南下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之年。大月氏征服大夏後，也可能另立五個親大月氏的大夏人為翎侯，通過他們統治原大夏國的部分地區。果然，則貴霜等五翎侯出現的時間上限應為大月氏征服大夏之年，即公元前 129 年。

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 (Kujula Kadphises)，曾是大夏國的貴霜翎侯。他與西印度的希臘王 Hermaeus (陰末赴) 結盟或聯姻，攻滅了其餘四翎侯。四翎侯既滅，丘就卻自立為王，國號“貴霜”。大約公元 50 年之後，丘就卻又從來自塞斯坦的 Gondophares 或其繼承者手中奪取了 Paropamisadae (今喀布爾河上中游流域)。

嗣後，丘就卻推翻了其昔日宗主、盤踞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的大月氏王，一統吐火羅斯坦，並在公元 60 年左右南下佔領 Gandhāra 和 Taxila，殲滅了該地 Gondophares 家族的殘餘勢力。貴霜王朝於是成立。

丘就卻最早可能在公元 78 年去世，王位由其子 Vima Takto 繼承，後者復由其子閻膏珍 (Vima Kadphises) 繼承。在 Vima 父子兩代人的經營下，貴霜征服了印度河流域 (今信德、卡提阿瓦和馬爾瓦等地可能均包括在內)，國勢日盛。貴霜在征服的地區置將監領，而允許當地酋長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包括使用自創的紀元。

除征服印度河流域外，Vima 父子在位期間，貴霜亦曾覬覦帕米爾以東。公元 90 年，貴霜副王謝率兵七萬越過了帕米爾，但被東漢西域都護班超擊退。安帝元初 (公元 114—120 年) 中，疏勒王安國去世，閻膏珍出兵扶立安國之舅臣磐為疏勒王，可知貴霜勢力確曾向塔里木盆地伸展。

閻膏珍的去位不會晚於公元 126 (或 129) 年，繼位者為其子迦膩色迦 (Kaniṣka)。一般認為迦膩色迦開創了一個紀元，史稱“迦膩色迦紀元”。事實上，迦膩色迦很可能祇是沿用了其父閻膏珍曾採用的紀元，而省略其百位數而已。

閻膏珍的年代為 187 年的 Khalatse 銘文，按所謂超日紀元 (Vikrama era，元年為公元前 58 年) 計算，絕對年代為公元 129 年。而同屬於閻膏珍的年代為 299 年的 Surkh Kotal 銘文按所謂 Eucratides 紀元 (元年為公元前 170 年) 計算，其絕對年代也是公元 129 年。既

然迦膩色迦是閼膏珍的繼承人，這公元 129 年應該就是迦膩色迦即位年代之上限。而超日紀元 201 年（公元 143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01 年（公元 131 年）應視為迦膩色迦即位年代之下限。

銘文研究表明：自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起，迦膩色迦以下貴霜列王沿用同一紀元至少 98 年。據此，迦膩色迦以降，貴霜王系可羅列如下：

迦膩色迦：“迦膩色迦紀元”第 1 至第 23 年（公元 143—165 年或公元 131—153 年）在位

Huviṣka：“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至第 62 年（公元 170—204 年或公元 158—192 年）在位

Vāsudeva（波調）：“迦膩色迦紀元”第 64/67 至第 98 年（公元 206/209—240 年或公元 194/197—228 年）在位

這一時期，大致是貴霜王朝最繁榮的時期，疆域臻于最大，治下各地經濟和文化均有進步，東西交通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由於貴霜統治者兼收並蓄，各種宗教均有發展，佛教尤為顯著。

Vāsudeva 末期，貴霜遭受新興的薩珊波斯的人侵。可能在 Vāsudeva 去世之後，貴霜國分裂為東西兩部，西部（巴克特里亞等地）終於淪為薩珊朝屬土。東部的貴霜人或其支系在旁遮普中部和東部苟延殘喘直至公元四世紀前半葉。

薩珊朝在被征服的貴霜領土上設置機構實行統治，這些機構的最高首長稱 Kushanshahr。Kushanshahr 均係薩珊王族，而由於其地遠離薩珊統治中心，且曾作為貴霜舊土而具有文化、經濟的特殊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原貴霜領土的統治者的獨立性也就與日俱增了，史稱“貴霜—薩珊”政權。

降至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乘“貴霜—薩珊”政權統治衰落之際，有寄多羅王崛起於吐火羅斯坦。其人可能是貴霜王族之裔，在一統吐火羅斯坦後，興師越過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

五世紀三十年代末，嚙噠人入侵吐火羅斯坦，寄多羅王不敵，率部西徙，一度衝擊薩珊波斯東境。寄多羅王本人下落不明，既可能在與波斯人作戰過程中陣亡，也可能死於接踵而至的嚙噠人之手。換言之，寄多羅貴霜結束的年代與嚙噠入侵吐火羅斯坦的年代大致相符。

寄多羅王被嚙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之際，其子留守興都庫什山南之地，史稱“車多羅”（Kidara）或“居常”（Kushan）。其人可能一度服屬於南下次大陸之嚙噠人，苟延殘喘至五世紀八十年代末。

一 貴霜的淵源

中國史籍所見“貴霜”，應即中亞和西北次大陸傳世錢銘所見 Kuṣāṇa。貴霜的淵源是貴霜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之一，迄今似乎還沒有人提出自成系統的假說。謹在此略陳己見。

據《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貴霜的淵源和崛起過程如下：

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屬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閭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一般認爲，其中提到的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就是貴霜錢銘所見 Kujula Kadphises。因此，貴霜王朝的前身無疑就是貴霜翎侯。

傳文既稱月氏遷大夏後“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似乎五翎侯均爲大月氏人。而丘就卻一統四翎侯，建立貴霜王朝後，“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鬚髯也說明了這一點。

今案：《後漢書·西域傳》關於大月氏滅大夏後設五翎侯的記載乃本《漢書·西域傳》：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胘頓翎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據此，所謂五翎侯其實並非月氏人，而是大夏國人。蓋大夏國原本沒有能夠號令全國的君王，其城邑各自為主，即由所謂“小長”統治。月氏征服大夏國後，沒有消滅這些“小長”，而是“皆臣畜之”。歷史上遊牧部族扶植傀儡統治佔領區並不少見。至於“翎侯”這一稱號，既可能是月氏人帶到巴克特里亞的，也可能是大夏國原有的。如果是後者，月氏稱其傀儡為“翎侯”不過入境隨俗。當然，此號為大夏和月氏所共有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排除。

果真如此，《後漢書·西域傳》“分其國”云云，不過是說五翎侯分治的局面是大月氏入侵後形成的，並沒有說這五翎侯都是大月氏人。再者，五部翎侯（或其中若干）可能在大月氏征服大夏之前已經存在，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謂“小長”；大月氏人正是利用大夏國這種“小長”林立的局面因地制宜地進行統治的。即使大月氏另立五個翎侯，也必須承認這些翎侯完全有可能是親大月氏的大夏國人。此外，

應該指出，“分其國”云云，並不是說將整個大夏地分割為五翎侯的治地，而祇能理解為裂土分封。事實上，五翎侯治地均在大夏地之東部。¹不言而喻，五翎侯即便均係原大夏國“小長”，早已存在於各自的治地，而從大月氏的角度來看，也屬裂土分封。²

由此可見，在敘說貴霜淵源時，《後漢書·西域傳》抄襲前史，又因昧於事實，表述曖昧，有澄清之必要。“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所謂“屬”，意指役屬。貴霜王朝的前身應為役屬月氏的大夏國“小長”之一——貴霜翎侯。

二

貴霜王朝之前身既為原大夏國的貴霜翎侯，則貴霜人可溯源於大夏。而所謂“大夏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據載：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這是公元前 130—129 年間西漢使臣張騫首次西使所見聞。³

大宛在今費爾幹那。媯水，指今阿姆河。⁴故大夏國應位費爾幹那盆地西南、阿姆河南岸。所謂“其都曰藍市城”應指當時該地最大的都市 Bactra，曾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都城。⁵

月氏西徙所“攻敗”的“大夏國”，並非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而是滅亡了該王國的 Sacae 諸部。一說“大夏”乃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非是。⁶

一則，《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國“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情況不合。蓋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有“大君長”無疑。

二則，根據比較可靠的研究，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於公元前140年左右。⁷而大月氏西遷不可能早於公元前130年。換言之，大月氏西徙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已經滅亡。

三則，無從解釋張騫何故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稱為“大夏”，而“大夏”可以視為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Sacae 四部之一 Tochari 一名的確切漢字音譯。

Sacae 諸部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見諸 Strabo《地理志》(XI, 8—2)⁸：

Caspiai 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大部分是所謂 Däae 人，其東則有瑪薩革泰人和 Sacae 人，其餘雖各有名號，但皆被稱為斯基泰人。他們全以遊牧為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的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他們來自 Iaxartes 河（錫爾河）彼岸、與 Sacae 和索格底亞那相毗連、被 Sacae 人佔領的地方。

由於在接下來的敘述中，Strabo 十分明確地說，是 Sacae “佔領了 Bactriana”。(XI, 8—4) 因此，“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的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四者應屬於與 Däae、Massagetae 並稱為斯基泰的 Sacae 人。我們不妨稱 Asii 等為 Sacae 四部。

又，據 Trogus Prologues 記載，“Scythia 部族 Saraucae 和 Asiani 佔領了 Bactra 和 Sogdiana” (XLI)。在另一處又含糊地提到 “Tochari 的王族 Asiani” 和 “Saraucae 的殲滅” (XLII)。⁹ 此處所謂 “Scythia”

與“Sacae”是等值的。蓋據 Strabo, Sacae 亦被稱為 Scythia。而 Saraucae 和 Asiani 應即 Strabo 所見 Sacarauli 和 Asii 無疑。

這就是說，在 Sacae 諸族入侵巴克特里亞的過程中，佔領其首府 Bactra 的主要是 Sacarauli 和 Asii 兩部，Asii 最終戰勝了 Sacarauli。至於 Asii 被稱為“Tochari 的王族”似乎應該理解為前者是後者的宗主，也就是說 Asii 率領 Tochari 佔領了 Bactra 和 Sogdiana，戰勝了 Sacarauli。¹⁰ 至於四部之一的 Pasiāni 沒有被提到，可能是因為資料殘缺的緣故。

張騫採用四部之一的 Tochari 之名指稱被 Sacae 四部侵佔的巴克特里亞，既可能是因為 Tochari 人數眾多的緣故，¹¹ 也可能是其時以 Asii 為宗主的 Tochari 人業已戰勝 Sacarauli 人，獨佔 Bactra 的緣故。

要之，約公元前 140 年左右，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於入侵的 Sacae 諸部。中國史籍稱被 Sacae 侵佔的巴克特里亞為“大夏”。¹² 質言之，貴霜可溯源於 Sacae 諸部。¹³

三

貴霜翎侯既然是原大夏國人，係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Sacae 四部之一，則貴霜應可進一步溯源於其中的 Pasiāni。

Pasiāni 除了上引 Strabo 書外，不見於其他記載，並無事跡可考。這似乎暗示 Strabo 所載這一部落的名稱有誤。一說“Pasiāni” (Πασσιανι) 得視為 Gasiani (Γασσιανι) 之訛，¹⁴ 頗有理據。而“貴霜”[giuət-shiang] 或 Kuṣāṇa 與 Gaisiani 得視為同名異譯。

這就是說，入侵 Bactria 的 Gasiani 人，當和其他 Sacae 部落一樣，在大月氏西徙之後，也臣服於大月氏人。Gasiani 人的一位部酋受封，成為中國史籍記載的貴霜翎侯。

貴霜翎侯之名得自 Sacae 部落非獨有偶，同為大夏國五翎侯之一的休密翎侯也得名於 Sacae 部落可以佐證。蓋“休密”[xiu-miet]得視為 Kumidae 之對譯。據托勒密《地理志》(VI, 13)記載，Comediae 係 Sacae 部落之一。可見 Strabo 所載不過其犖犖大者。

之所以指貴霜為 Gasiani，最重要的還在於因為“貴霜”和“月氏”[njiuk-tjie]得視為同名異譯。貴霜和月氏或大月氏應該是同源異流關係。只有肯定這一點，漢文史籍的有關記載纔能夠得到合理詮釋。

其一，《後漢書·西域傳》載丘就卻、閼膏珍立國後“國號貴霜王”，且“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唯獨“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固然丘就卻在攻滅其餘四翎侯時可能打著其宗主“大月氏”的旗幟，但立國後顯然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事實上也另有國號為《後漢書》記錄。¹⁵東漢依舊稱之為“月氏”或“大月氏”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月氏”和“貴霜”是同名異譯。

《魏略·西戎傳》稱：“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史記》“正義”引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大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按之時代，兩書所謂“大月氏”和“月氏”皆指貴霜無疑，可以佐證。

其二，《三國志·魏明帝紀》載：太和三年（公元 229 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Vāsudeva）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合理的解釋：東漢稱貴霜為“大月氏”是得到貴霜人首肯的，在貴霜王波調看來，“大月氏王”與“貴霜王”無異。這似乎不僅表明“月氏”和“貴霜”是同名異譯，而且表明貴霜人和大月氏人同出一源。

貴霜不是月氏人，卻和月氏同名同源，其人就很可能是來自錫爾河北岸的 Sacae 部落 Gasiani。

應予補充說明的是，“月氏”與 Gasiani 得視為同名異譯，但不能

據以爲 Strabo 所載 Sacae 諸部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所指正是大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事件。

一則，如前所述，大月氏西徙的時間和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滅亡的時間不符。

二則，據《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月氏乃“過宛”，亦即經由費爾幹那、索格底亞那到達鳩水流域的。這與 Strabo 所載 Sacae 諸部乃來自錫爾河北岸的記載有異。

三則，雖然“月氏”與 Gasiani 可以視爲同名異譯，而且月氏也是一個混雜的部落聯合體，就其淵源而言，很可能也包含若干與 Strabo 所述 Sacae 聯合體相同的部落成份。但大月氏西徙之後，控制巴克特里亞的無疑不是 Asii 或 Tochari。這也與上引 Strabo 與 Trogus Prologues 的記載相悖。

要之，貴霜可溯源於 Sacae 部落之一的 Gasiani。

四

前述 Strabo 所載 Sacae 四部 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之前身似即先秦典籍所見允姓之戎、禺知、大夏和莎車。¹⁶

關於 Gasiani 之前身禺知，《穆天子傳》卷一有載：“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ngio-tie] 與 Gasiani 得視爲同名異譯。一般認爲，“焉居、禺知之平”當在今河套東北。¹⁷

根據現有資料提供的線索，似可推測：公元前七世紀末葉，Asii、Gasiani 等部已出現在伊犁河、楚河流域。¹⁸ 公元前 623 年，秦穆公稱霸西戎，拓地千里，或者因此引起了 Asii、Gasiani 諸部的西遷。¹⁹ 其中，禺知西遷者可能祇是其小部，留在故地者終於發展成一個強盛的部族，即大月氏的前身——月氏。²⁰

公元前 177/176 年, Asii、Gasiani 諸部被西徙的大月氏人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 西遷至錫爾河北岸, 當然也可能是退縮至錫爾河北岸, 蓋其人此前已經擴張至錫爾河北岸。約公元前 140 年左右, 或許是受其東鄰大月氏之擠迫, Gasiani 乃隨 Sacae 諸部一起南下入侵阿姆河流域。

《漢書·西域傳》載, “昔匈奴破大月氏, 大月氏西君大夏, 而塞王南君屬賓。塞種分散, 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 休循、捐毒之屬, 皆故塞種也”。這說明塞種 (Sacae) 諸部不僅西遷錫爾河北岸, 並自該處南下阿姆河流域, 且有部分經由蔥嶺南下屬賓。進入蔥嶺的塞種諸部, 不僅分散爲疏勒以西北數國, 而且進入塔里木盆地周圍, 建立諸綠洲小國。從《漢書·西域傳》保留下來的國名、地名、族名中可以窺見一些蛛絲馬跡。其中, 與 Gasiani 人有關者有姑師 [ka (kia) -shei]、車師 [kia-shei]、貴山 [giuət-shean]、休循 [xiu-ziuən]、車延 [kia-jian]、危 (鉞) 須 [khiai-sio]、高昌 [kô-thjiang] 等。蓋這些名稱與 Gasiani 均得視爲同名異譯。²¹

至於今河套東北的禺知來自何處, 我曾經提出一個禺知可以溯源於有虞氏的假說: 有虞氏之祖爲顓頊。顓頊始居今四川若水, 後東遷窮桑, 取代少昊, 復隨有虞氏即舜自魯遷至晉南。舜亡後, 部分族人踏上遷徙之途, 或北上發展爲月氏。當然, 也可能其人在舜亡後就有一支經河西抵達伊犁河、楚河流域, 成爲 Sacae 之一部。²²

五

若繼續追溯, 不妨認爲四川若水的顓頊氏來自中近東, 即見諸楔形文字資料中的 Guti 人。

一說來自波斯西部山地的 Guti 人曾擊敗巴比倫統治者 Narâm-Sin,

主宰巴比倫達百年之久（公元前 2100 年左右）。除 Guti 人外，楔形文字資料中另有關於 Tukri 人的記載。Tukri 人的居地從東面和南面與 Guti 人居地鄰接，兩者關係密切。約公元前三千紀之末，Tukri 和 Guti 一起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來到中國。中國典籍所見月氏應即 Guti 人，吐火羅則得名於 Tukri。²³

今案：Guti 和 Tukri 不妨分別和先秦典籍所見月氏或大月氏的前身“禺知”和吐火羅的前身“大夏”勘同。Guti 和 Tukri 東遷的時間也許早於他們和巴比倫的接觸。東來的 Guti 人中可能有一枝到達四川若水，形成禺知的前身有虞氏之祖——顓頊的部落。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人物雕像群、金杖和金面罩等，形式、風格、功能等完全不同于古蜀本土文化，在同時代的中原地區也找不到形式類似者，卻與屬於地中海文明的青銅器有著十分明顯的聯繫。²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所出青銅神樹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若木。²⁵若木與若水關係密切²⁶，而若水正是顓頊降生之處，似乎也表明三星堆的主人與顓頊不無淵源。

這當然不是說三星堆遺址就是遷至四川的 Guti 人留下的遺跡，但這至少是 Guti 人可能自西亞遠途跋涉到達四川的一個旁證。

六

以下略述與淵源有關的兩個問題：貴霜人的族屬和語言。

（一）族屬：討論這個問題的主要依據是傳世錢幣和塑像所見貴霜諸王（Kujula Kadphises、Wima Kadphises、Kaniška 和 Huviška）肖像反映的體貌特徵。對此，歷來見仁見智。或者從中看出了突厥屬性，²⁷或者從中找到了伊朗因素，²⁸等等。其實，根據錢幣等所見體貌特徵不足以判定其人民或王族的族屬。蓋貴霜人在其漫長的遷徙途中，勢必